陳緯恩
出生：民國六十八年生
學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班戲劇創作組
現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班戲劇創作組
曾發表之作品：未亡人
獲獎紀錄：竹塹文字獎舞臺劇劇本類佳作

舞臺劇劇本 第一名 枯榮裡

—— 創作理念 ——

對自己說：我想寫這樣一個劇本，然後又說：我一定寫不出來。
那是在二零零零年的事。中間動了幾次筆，卻知道離完成還有很大的一段差距。我知道要學很多很多東西才能填滿那些我寫不出的部份，所以我只好努力的學。
兩年後，有點意外的，我寫完了它。似乎比我預計的早了一些。寫完之後：啊！原來它就該長這個模樣！
這是一個劇作家和一個家族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故事。
枯榮裡

獻給
我和我的家族。

時間

近現代。請參照場景。惟作者部分年份可依演出年份做調整。

場景

一個現代的客廳。此客廳在全場亮時是正常的客廳，但又能在亮各個區塊時把區塊分割出來。例如主廂房區和側廂房區至少需要一桌二椅，主表演區和側表演區亦要有所分別，監所區和作家區亦各有獨立的區塊，請在設計這些區塊與真實客廳的關連時盡量發揮創意（例如把桌子當平台）。請導演在安排舞台時不必拘泥於劇中文字指定的區塊，以流動順暢為第一考量。

有幾個重要的道具要特別指出。作家桌上有一棵樹，會隨下一場戲的季節更換形貌。客廳牆上掛著幾幅照片，請演員事先拍好。

本劇途中不換景。各場年代分別是：

<table>
<thead>
<tr>
<th>1</th>
<th>2000年</th>
<th>2</th>
<th>1900年</th>
<th>3</th>
<th>2000年</th>
<th>4</th>
<th>1925年</th>
<th>5</th>
<th>2000年</th>
</tr>
</thead>
<tbody>
<tr>
<td>6</td>
<td>1950年</td>
<td>7</td>
<td>2000年</td>
<td>8</td>
<td>1975年</td>
<td>9</td>
<td>2000年</td>
<td>10</td>
<td>2025年</td>
</tr>
</tbody>
</table>
人物

本劇在演出上十分複雜，需多人共飾一角及一人分飾多角，因此將演員和角色在各場的分配編表如下：

<table>
<thead>
<tr>
<th></th>
<th>第一場</th>
<th>第二場</th>
<th>第三場</th>
<th>第四場</th>
<th>第五場</th>
<th>第六場</th>
<th>第七場</th>
<th>第八場</th>
<th>第九場</th>
<th>第十場</th>
</tr>
</thead>
<tbody>
<tr>
<td>A</td>
<td>作者25</td>
<td>作者25</td>
<td>作者25</td>
<td>作者25</td>
<td>蕭娘98</td>
<td>作者25</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B</td>
<td>濟娘23</td>
<td>喬賢23</td>
<td>蘭仙23</td>
<td>心眉23</td>
<td>??xx</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C</td>
<td>袁氏48</td>
<td>蕭娘48</td>
<td>喬賢48</td>
<td>蘭仙48</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D</td>
<td>袁氏73</td>
<td>蕭娘73</td>
<td>喬賢73</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E</td>
<td>鄭清24</td>
<td>鄭清49</td>
<td></td>
<td></td>
<td>??xx</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F</td>
<td>陳九50</td>
<td>陳九75</td>
<td>福茂34</td>
<td>福茂59</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G</td>
<td>祥雲20</td>
<td>祥雲45</td>
<td>祥雲70</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H</td>
<td>珊瑚21</td>
<td></td>
<td>珊瑚21</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I</td>
<td></td>
<td>盈月22</td>
<td>盈月47</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J</td>
<td></td>
<td>麥可46</td>
<td>麥可71</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K</td>
<td></td>
<td></td>
<td></td>
<td>國勝24</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L</td>
<td></td>
<td>福茂9</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其他</td>
<td>下人等</td>
<td>下人等</td>
<td>逃難者、眾男等</td>
<td>醫生、黑衣人等</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body>
</table>

註1：角色後的數字表示年齡。主要供時代鑑別用，可做微調。

註2：在複數場中作家仍存在於作家區塊，導演可自由調整該區塊燈光強度。
第一場

（作家區燈亮。作家的桌上擺著一棵樹，新鮮的春天的樹。）
作家：從小學我就知道，男人的平均壽命是七十一歲，女人的平均壽命是七十八歲。把兩者平均取整數，得到一個數字：七十五。我大約只能活這個數。七十五上下，我就會死。現在我二十五，過去三分之一了，算算，我大概會在二零五零年死去。我常想，那時候人類開始在月球殖民了嗎？時光機器被發明出來沒有？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海峽兩岸能不能統一或獨立？
晚安，我是這齣劇的作者，我寫了這個劇本。很高興能附身在這位演員身上來與我的觀眾們見面，現在坐在電腦桌前的我，好想飛出去抱抱存在的未來的時空裡的你們，親親你們。我好怕現在劇場的燈光太強，讓我沒辦法好好看到你們每個的臉。（頓）雖然實際，我是看不到的。我的面前除了電腦螢幕，什麼都沒有。
只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待會說的故事。
他們姓霍，很普通。沒做過任何一件名留青史的事，你們沒有辦法在任何文獻資料中找到他們曾經存在的痕跡；即使他們的的确確存在過。
（走向照片。）
霍福茂。
葉可漢，也就是Michael。他的太太是葉質，但她質小姐的照片，抱歉，這裡沒有。
這位，老照片。葉袁氏。
（一張中年男女合照）男的，我始終沒幫他取名字。鴉片鬼，三十歲就中毒死掉。
而女的……和這位（隔壁張），這兩位，她們是同一個人，喬蕙娘，這個故事的主角，共活了九十九歲。（笑）很難想像她們是同一個人吧？（頃。）
角色介紹完畢。現在，我要開始說了。
西元一九零零年，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春季，北京。一個雪剛融的日子……
第二場

（字幕：１９００。）
（側表演區燈亮。鄭清怔怔提著水勺進，掛著甜蜜微笑發呆走著；祥雲端著個盤子，見著他，故意將身子擋住他去路，兩人就吱唔一聲碰了上。）
鄭清：撞疼你了嗎？
祥雲：還說？疼死了！鄭清，你走路眼睛往哪看啊！
鄭清：對不起。還好盤子沒翻。
祥雲：你在做啥？
鄭清：我？在澆樹。
祥雲：澆什麼樹？
鄭清：剛剛在澆湖那邊的樟樹，過來是紫蘇，葫苓……
祥雲：我不是問你什麼樹什麼樹的。你勺子裡早沒水啦！
鄭清：……是沒水了。澆完了樹就該沒水。
祥雲：我看你一路這樣嘴癡癡的笑走過來，分明是在偷懶。我要告訴……
鄭清：我偷懶？我問你，你現在在幹啥？
祥雲：現在？不就這跟你說話嗎幹啥？
鄭清：你在偷懶，我可不敢奉陪。你再來我要告九總管去。（欲走）
祥雲：鄭清！
鄭清：嗯？
祥雲：天暖得多，看來雪要停了。
鄭清：聊天氣，我沒興趣。
祥雲：那你對我說說，你剛才在想啥？
鄭清：我在想今春的紫蘇該下什麼肥好，豬的嫌太猛，牛的又嫌太單（走）……
祥雲：……那就一半一半囉？
鄭清：（頓，回頭）嘿嘿，聰明！聰明！（走離）
祥雲：喂！喂！
陳九：（叫）祥雲！祥雲！
（主房區塊燈亮，側表演區燈收。）
陳九：（對袁）夫人，非跟您說說這個女娃。雖剛進門沒多久，但人勤快又俐落的很。
袁氏：（看著卷子）喔？那我得好好瞧上兩眼。
（祥雲進。）
祥雲：總管，夫人。
陳九：東西放下。夫人有事吩咐你。夫人，這就是祥雲。
袁氏：（抬頭打量了眼祥雲，接著瞥給陳九，發了聲乾笑）哼哼。
陳九：是，是。
袁氏：（看著卷子）去問小姐，跟她說，花冠坊孫大當家的二公子長濟，通翰墨又廣交游，該是首選。就這麼定了吧？
（祥雲轉到側房邊。）
蕙娘：不娶。
（祥雲轉回主房邊。）
袁氏：嗯，百藥堂吳大國手的第三代吳天章，醫術醫德兼備，算是匹千里馬。
我可以先請他登門看病，讓她先見見人家品再做打算。去問。
（祥雲轉到側房邊。）
蕙娘：不娶。
祥雲：小姐，夫人說若……
（珊瑚連忙上前把祥雲帶到一邊。）
珊瑚：過來，聽姐姐一句話，（低語）這件事你別管了，回廚房幹你的活去，
不然到時夫人火了，你就第一個挨罵！
祥雲：珊瑚姐，怎麼？小姐不是早晚要招婿，何必呢？
珊瑚：別問那麼多了，去吧，喔。
（祥雲轉回主房邊。）
袁氏：又不娶！這個不娶那個不娶，她到底是要誰當我們家贅婿！算了。這個，汪勁光，御前八品侍衛，當官的她該滿意了吧？（看）我問你，小姐是怎麼啦？
祥雲：祥雲不知。
袁氏：（威）好個不知！我是養了塊磚頭幫我傳聲，別人釘了個釘子給你，你就帶著釘子回來要我替你拔是嗎？我，還真是閒著發慌。
陳九：去去去，叫小姐千萬答應，別惹夫人生氣了。
（祥雲轉到側房邊。）
蕙娘：不娶。
（祥雲噗通一聲跪下。）
珊瑚：快快快，快起來，小姐知道你的難處，不是叫你脫身了嘛！
蕙娘：珊瑚。
珊瑚：是。
蕙娘：侍候著，我們去媽媽那一趟。小丫頭起來吧，隨我們稟報一聲，沒你的事了。
祥雲：謝謝小姐，謝謝小姐。
（蕙娘領珊瑚、祥雲到主房邊。）
蕙娘：媽媽安好，蕙娘向您請安。九總管您好。
袁氏：你自個兒來，看來你心裡是有主意了。坐。（頓）說，媽在這聽著。
蕙娘：多給女兒兩年，女兒就娶。
袁氏：兩年？這倒奇了。
陳九：小姐是捨不得夫人。
袁氏：招婿又不是送嫁，我們母女還是一家人，有啥捨不得的？
蕙娘：兩年不過是約期。其實是女兒心還沒個底，在這事上拿捏不定。
袁氏：來，媽跟你說幾句知心話。當年哪，我媽媽，你奶奶也是這樣挽著我的手，對我說話的。媽知道，咱們家這牌子是太大了，偏偏我們兩代都不爭氣，單傳一個女娃，可即使是女娃也要扛下這尊嘉慶皇帝御賜的額啊！喬木繁盛，喬木茂盛，那咱家不能姓黃，也不能姓白，你說對不對？媽媽不好，你的肚子只生下了你，就你一個寶，是女娃呢，也是個男娃。（頓）諾，時候到了。
我的蕙娘，我的乖蕙娘。
蕙娘：（冷）我知道。
袁氏：我知道你知道。你跟媽是同個脾氣，該拗的時候溫，該溫的時候拗……
蕙娘：我跟你不同脾氣。您說的不是我。媽，您不明白我。
（頓。）
袁氏：好，把話講白了。這選婿呢，看看，這些人，個個都是人材，萬中挑一才有一個。（笑）蕙娘不是笨孩子，蕙娘擔心的不是媽的眼光。那，媽猜猜，您有個人，可這個人不被媽青睞是嗎？傻孩子，咱母女倆關起門有什麼不能說？媽當年選你爹，不就單靠你爹爹寫的一篇賦？就這樣糊里糊塗成了喬袁氏。你吶，你的他是誰，說給媽聽，媽幫你。
（頓。）
袁氏：是誰？
蕙娘：媽，您太厲害。但這事不簡單，多給女兒一些時間好嗎？
袁氏：多久？兩年？（笑）兩年可以養個白淨娃娃了。
蕙娘：婚事是女兒的婚事，選婿選的是女兒的男人。女兒自有主張，媽放心，決不會污了喬家門楣。女兒尚不想娶。
（蔣娘行禮離開，珊瑚侍候著，回身招了祥雲一起走。）
袁氏：祥雲！
珊瑚：（低聲）快走！別答聲。
陳九：祥雲！夫人叫你！你聾了是不是？
祥雲：祥雲在。
袁氏：陳九，好個聽話俐落的丫頭。是不是？
祥雲：夫人，這不關……
陳九：住口！夫人講話哪有你插嘴的份。
袁氏：你的人。你自己說說該怎麼辦好？
陳九：坐監一句？（頓）重罪輕判，還不快謝謝夫人？
祥雲：謝夫人。
陳九：押走！
（陳九一招手，男丁吆喝聲。祥雲消失。）
袁氏：真高啊，重罪輕判？哼哼。人家還會對你感激零涕呢。
陳九：多謝夫人成全。
袁氏：這些事我順你弄去，但宅子裡可要給我好好守好！你小姐的事你知道怎麼著嗎？
陳九：怎麼著？
袁氏：有狗！給我糾出來，扒皮！
陳九：是是，是是是是。
（燈暗。）
（監所燈亮，祥雲瑟縮的擠成一團。）
（鐵門聲。陳九出現。）
陳九：祥雲，來，餓壞了吧？
（祥雲接過飯就開始扒。）
陳九：慢些吃。（頓）仔細聽著，有件要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監所燈暗，側表演區燈亮。）
（鄭清拿水缸在工作，他張望一圈見四下無人，伸手到個暗門中探，拿出個用緞帕包得緊緊的物件來。一打開，是一本書冊。他正把玩著這禮物，祥雲突然無神地端著盤子又另一邊上。鄭清連忙把物件藏在懷中。）
（他走過去把漫不經心的祥雲撞了個滿懷。）
祥雲：唉喲！（頓）你……
鄭清：撞疼了？別哭啊！真撞疼你了？
祥雲：沒事。（走）
鄭清：別走啲。聽說你坐了監，（瞧）又瘦了不少。
祥雲：（頓）鄭清，你能幫幫我嗎？
鄭清：幫。
祥雲：你喜歡種樹嗎？
鄭清：喜歡。
祥雲：要是叫你天天幹、年年幹、幹一輩子呢？
鄭清：（笑）哈！幹。當然幹。
祥雲：你逗我的？
鄭清：我才不給你把柄抓。
祥雲：（笑，又哭）有人對我說，這次一得罪夫人，我這大半輩子就得認份在廚房裡幹重活了。
鄭清：不一定的，你比夫人年輕這麼多，你沒死她先死，嘿，你說怎麼？
祥雲：嘻，跟你說話真有趣。跟你直說了吧，九總管準備提拔我，但是要我嫁給他。
鄭清：那句話也是他說的，你不答應就得做重活做到死。
祥雲：是。
鄭清：很簡單啦，在廚房做一輩子重活和在床上做一輩子重活，你選那個？
（祥雲愣住，繼而大哭。）
鄭清：我胡說的。妹子，這事還事要看你怎麼想。
祥雲：你叫我什麼？
鄭清：沒什麼。
祥雲：再叫一聲，沒人這麼叫過我。
鄭清：你喜歡聽，你聽了不哭，高興我就多叫幾聲。妹子，妹子。
祥雲：這麼說，你是不要我嫁囉？
（頓。）
祥雲：你出個聲啊，（細聲）你說嫁我就嫁，你說不嫁我就不嫁。
鄭清：妹子，別急著瞎想，我帶你出去玩玩再說。
祥雲：出去？出去玩？
鄭清：晚上子時，這裡見。（低聲）我知道有條路可以溜出去的。
祥雲：真的！
鄭清：噓！秘密。
（燈暗。文武場鑼鼓點，京劇＜穆桂英＞，兩個花臉的唱腔。）
（聲漸小，被蕙娘的呻吟聲壓過。）
（側房區燈亮。）
珊珊：小姐，又疼了？我看還是非去請大夫不可。
蕙娘：我撐得住，別驚擾外人。
珊珊：都溼透了。換件衣服吧？這怪病若又加上風寒可不得了。
蕙娘：珊珊，你知道這怪病是什麼病嗎？
珊珊：不知道。
蕙娘：你知道的，是不是？
珊珊：是。
（蕙娘苦笑。）
（燈暗。京劇聲漸大，鼓掌聲，結束。主表演區燈亮。）
祥雲：好棒！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花臉，原來是這麼回事！
鄭清：（唱焦贊最後一句唱）要是有事有他擔～～
祥雲：清哥哥，真謝謝你。
（語。）
鄭清：妹子，別走。站好。我叫你妹子是因爲我把你當親妹妹看，我也很高興
能當你的哥哥，我們是好兄妹。你千萬別誤會了。
祥雲：（低聲）我沒誤會，你才誤會了呢……
鄭清：到了，這牆下面我刻了暗號，上去吧！
（寫意動作，兩人進大宅。）
鄭清：告訴你個小祕密。（語）我籌到一筆錢，我想離開這裡，做些真正想做的事。
祥雲：你要走？
鄭清：走，就從這條路走。
祥雲：什麼時候？
鄭清：嗯，送你到這，回去吧！明早還要幹活呢。
祥雲：你話還沒說完！
鄭清：我也拿不準什麼時候。你知道，先有個底，哪天我突然不見，不是被
推到井裡給宰了。
祥雲：你這人！（走）
鄭清：妹子！別嫁陳九，他是條狗。
（兩人道別，鄭清逐漸消失，祥雲思索著。）
（騷動聲起。）
叫嚷：有人不見啦！少了個人！有人不見啦！
陳九：（聲）搜！給我搜，看他躲得了多久！
（人影左右急忙穿梭，祥雲抓住其中一個男丁問話。）
祥雲：這位大哥，誰不見了？
甲：不知道，現在大夥都在查。
（祥雲放開，騷動繼續，人影穿梭。）
叫嚷：鄭清！是鄭清！快把各通道盯緊，一處一處查！快！
（祥雲抓住另一名男丁。）
祥雲：抓到沒有？抓到沒有？
乙：四處都在查吶！他是躲不掉的！
（祥雲放開，騷動繼續，人影穿梭。）
叫嚷：到大廳去！夫人有命！大夥到大廳去喔！
（祥雲隨手抓人，抓到了珊瑚。）
祥雲：珊瑚姐？宅子裡全趕著上大廳，你怎麼急急忙忙往那頭去？
珊瑚：我上小姐那回話。（停步）祥雲，來，姐姐對你交代幾句。
祥雲：嗯。
珊瑚：聽著，事情早晚會被發現。（頓）就是這樣，看管不周，我這條賤命不
知道會怎麼樣被糟蹋。夫人的性子你知道，我完了不要緊，怕是小姐，
還有她的，她的孩子。我是有心無力了。祥雲，以後你替姐姐多看著小
姐，幫姐姐好好照顧她。
祥雲：怎麼回事？
珊瑚：我們也料想不到啊！唉，好好的事變成這樣，幸好他成功逃出去了，幸
好他逃出去了。
（主表演區前暗，主表演區後亮。）
袁氏：好端端一個人突然不見，我們舊家雖只剩孤兒寡母，還不至於淪落到這
種地步！幾句話問你們。我們舊家，我姓袁氏，對你們哪一點不好？姓
鄭的為什麼要逃？還有，從哪裡走？今天能有人神不知鬼不覺逃到外頭，明天就有人神不知鬼不覺跑進裡頭！說，我今天非要答案不可。（沉默）嗯……真安靜啊？你們非要我火了才肯說話是不是！（頓，笑）好，那我只好一個個“問”，問到有人肯說為止。

（陳九上。）

陳九：夫人，清點過了，財物都沒少。可是……（耳語）

袁氏：什麼？你說清楚一點！（頓）下去！全部下去！（頓）你再說一遍！

陳九：陳九不敢。夫人，我把人攆來了。

（沉默。）

（袁氏大笑。）

（袁氏示意，陳九一揮手，幾個男丁把珊瑚押上。）

袁氏：（穩）珊瑚，來，看著我。我知道不關你的事，是我的女兒自個犯賤，

喔？哼，只是走了個鄭清，又壞了個蕙娘，怎麼這樣巧啊？你！你知道

什麼，全給我說出來，說不定還有一線生路。如何？

（珊瑚不語。）

陳九：打！

（男丁拿板子打珊瑚。）

（珊瑚先咬牙忍著，最後還是忍不住，高聲叫起來。）

袁氏：兩年？哈哈哈，難怪要兩年，兩年足夠讓我們家多少銀子落到他口袋

再換個身份風風光光來當我們家女婿？真天衣無縫啊！區區賤民也想做鳳

凰？我呸！別打了。陳九，把這丫頭賣給城東魯大黑，怎麼說你是知道的

了。

陳九：帶走！

（珊瑚被男丁押走。）

袁氏：還有我的女兒。我這丁點血脈，我的女兒。你說該怎麼辦啊？
陳九：家醜不可外揚。
（頓。袁氏喝茶。）
袁氏：嗯，讓她生一場大病吧。
（燈暗。監所燈亮。）
（蕙娘毅然地坐在一角，跟前擺著分毫未動的飯菜。）
（燈暗。）
（監所燈亮。鐵門聲。）
（祥雲進，和蕙娘相對，無語。）
（祥雲把每道飯菜都嘗了一口。）
祥雲：放心，菜是我做的，沒有藥。（離開）
（蕙娘慢慢開始動筷。）
（燈暗。）
（監所燈亮。鐵門聲。）
（餐盤消失，蕙娘肚子隆起，祥雲提著盅雞湯進。）
（她把雞湯擺著，和蕙娘相對，無語。）
（祥雲離開。）
（燈暗。）
（娃娃哭聲。）
（監所燈亮。鐵門聲。）
（蕙娘肚子消下去，祥雲換上華麗的新衣裳，提著飯菜擺好。）
（兩人相對，無語。）
（祥雲欲走。）
蕙娘：你有新衣裳了。
祥雲：（頓）我嫁人了。九總管。
蕙娘：（頓）總管夫人。總管夫人。（頓）就這樣吧！我答應，她說什麼就是
什麼。
（頓）我錯了。
祥雲：小姐，起來。您起的來嗎？我扶你？
蕙娘：不用。（站）我可以出去了嗎？
祥雲：（開鎖）小姐想上哪就上哪去。夫人吩咐，您精神好些了再去見她。天冷，您身子薄，多小心些。
蕙娘：（苦澀）是嗎。
（蕙娘開門，陽光射入。）
蕙娘：光！好刺眼的光！
祥雲：昨晚剛下雪呢。小姐，一年了。
蕙娘：嗯，一年了。
（燈暗。）
第三場

（一九零零到一九二五年的年表緩慢的出現在觀眾眼前。）
（作家桌上的樹變成繁盛的夏天。）
（作家輕撫著樹，似在撫弄小孩。）
（燈暗。）
第四場

（字幕：1925。）
（主表演區燈亮。）
（一聲聲重複叫喚：質小姐！吃飯囉！質小姐！吃飯囉！）
祥雲：到哪兒去了？你再好好想想，小姐人呢？
盈月：（哭）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也找不到……
蕙娘：憨丫頭，別哭了。她既然沒走出這宅子，就遲早會出現。祥雲，吩咐大家先開飯，不等她了。盈月，你們最後是在哪玩的？
盈月：我不知道，我怎麼找也找不到她。
祥雲：嗯？你們玩什麼？
盈月：捉笨蛋。捉不到人的是笨蛋，捉到人的是聰明蛋。
蕙娘：唉，多大年紀了，還玩這些，還像個孩子！她定是躲在什麼地方鬧彆扭，叫大家盡往櫃子、櫥子那些地方找去。
祥雲：夫人，既知道緣由找小姐便容易了。（對盈月）如果輸了該怎麼辦？
盈月：大聲喊，誰誰誰是笨蛋，誰誰誰是聰明蛋，要連叫三聲。
祥雲：沒找到她，你喊了嗎？
盈月：大夥嚷嚷說要吃飯，我就去吃飯了。
祥雲：（笑）夫人。
蕙娘：這孩子！盈月，你喊三聲認輸的話吧。
盈月：啲。盈月是笨蛋，喬質是聰明蛋。盈月是笨蛋，喬質是聰明蛋。盈月是笨蛋，喬質是聰明蛋。
（喬質從椅子下蹦出來。）
喬質：嘿！早點叫嘛笨蛋，害我躲得疼死了。媽，雲總管。我可很乖待在家裡沒亂跑喲。
蕙娘：玩玩玩，飯菜都涼了。喬質，幾歲的人，該有幾歲的樣子。

喬質：是，我長得還不夠像二十四歲的樣子嗎？媽，要不是您禁我的足，我也
不用整個暑假都窩在家發慌，（打盈月）只能和這憨丫頭玩。

盈月：（打喬質）打什麼打！

喬質：雲總管，你瞧清楚了，這丫頭打小姐，把她關進監去！

蕙娘：行了，這太歲星分明是要鬧得我們家烏煙瘴氣。

盈月：（打喬質）打什麼打！

喬質：別人家是窮人挨刮，富人納涼；我們家是丫頭無罪，小姐該打。媽，您
真行，率先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啦！

蕙娘：真希望你懂得自己說的詞是什麼東西。你在家剛好多讀點書，別再拿
個不知所云的分數回來。

盈月：孫中山是誰？

喬質：笨蛋你，我有帶你看啊！很多車子，白色的，記不記得？

蕙娘：沒人把你綁著鎌子鎖死，你好好守規矩，誰想難爲你？

祥雲：守時呢，小姐，下午五點正。剛給您買了德意志的新錶，錶再不會不準
了。

喬質：錶準了，可是司機說不定吃壞了肚子或是爆了胎？這叫 sudden changes
of fortune。（頥）放心，五點正，沒問題。媽，那明天解禁囉？

蕙娘：罰期還沒完，到這個月。

喬質：拜託，還以爲你知錯能改了呢。

蕙娘：用得真好。難怪你的成績這麼優秀。

喬質：是。憨丫頭，到我房間，我教你說英文。來！

祥雲：小姐，等你開飯呢！

喬質：送過來吧！盈月，就你了！順便幫我端去！
（燈暗。側表演區燈亮。鄭清的演講。）

鄭清：……各位，大家都清楚，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人就是人，不再是奴，但，如果我們不教育我們的民衆，讓他們還迷戀著上述種種，日日夜夜看著楊家將 “替宋主把忠盡了”， “好馬不備雙鞍轡，烈女不嫁二夫男”。的腐朽倫理，以及許仙、白蛇的畸戀、神怪故事，試想我們中華民族將何以，又何能在二十世紀立足呢？我們，該替我們廣大的民衆，創造一種新的體裁、新的觀念，不但要思想進步，更要故事有趣、文筆平實易懂，這就是我所努力提倡與創作的新庶民文學。謝謝各位。

（鼓掌。燈暗。）

（側表演區燈亮。鄭清走著，喬質背後叫住他。）

喬質：鄭清先生，鄭清先生！請等一等。

（鄭清停步，回頭，見到喬質的臉，愣住了。）

喬質：您好，我是燕京大學的學生，看過您的小說《百年孤寂》。您的背景和理想好是迷人，能不能擔任你一點時間……

鄭清：你叫什麼名字？

喬質：我姓喬，叫喬質。嗯，若一個人能像您一樣，從一個男奴變成一個學者、一個作家，那簡直是神話一般！你的生平就是部最迷人的小說。聽您的演講，叫我好感動……

（鄭清瞪著喬質看，看得她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鄭清：你感動，因爲你和我的出生完完全全不同，於是你猜測，猜我們處在同樣世界卻為什麼有那麼多差異，是吧？

喬質：……教授，你的出身讓你有理所當然的正確性，我的出身雖使我能在金錢買到知識份子的外表，卻叫我永遠擁有不了新中國澎湃的內在。

鄭清：（笑）不會的。看來我們不但很有緣份，還有共通的理想。晚上有空
嗎？一塊用餐。
喬質：晚上？當然沒問題，謝謝教授。
鄭清：（寫筆記本）那六點鐘，京華餐廳見。
（燈暗。）
（主廳房區燈亮。）
福茂：夫人，喝茶。媽交代我要背書給你聽。
蕙娘：好啊。背哪一段？
陳九：蕙娘，你陪福茂玩啊？好久不見你了，家裡都好吧？
蕙娘：都好。您現在可清閒了。背哪一段？
陳九：清閒、清閒。就是閒得發慌。祥雲呢？她跑哪裡去？
福茂：媽媽在等小姐回來。媽要我背左傳隱公全部。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初，鄭武公娶于申……
（背書聲中，袁氏上場。）
袁氏：蕙娘、蕙娘，這件事我非得跟你說說，我想起來了……
（蕙娘看了她一眼不理她，聽福茂背書。）
袁氏：你，你把家業打扮的帳簿給我看看，我想到了，不對勁啊！哼哼，那對姓桓的兄弟不老實，暗槓了我們送上頭的規錢！（頓）話說回來，過十一天張大帥六十大壽，你可別忘了給人家送個大禮，他喜歡古玉！記得不？
（蕙娘理都不理袁氏，袁氏沒趣，走去找陳九。）
袁氏：（大聲）陳九！你在幹什麼。
陳九：……夫人？夫人！陳九跟您請安。
袁氏：喂，你膝蓋不行了還跪，快起來。
陳九：禮數嘛。祥雲呢？……啊，啊，福茂！福茂！過來給奶奶磕頭。
（福茂尷尬地停止背書，看著蕙娘。）
蕙娘：媽，您也來啦？好熱鬧。坐啊，別客氣。
陳九：福茂！來磕頭聽見沒有？
蕙娘：九叔，您孩兒在用功呢。背到哪啦？
（福茂繼續背書。）
袁氏：唉，真羨慕你。老來得子，有趣得很。
陳九：我每天沒事，就盯著他讀書，這孩子，聰明！說不定是個狀元。哈哈哈……
袁氏：好極了！狀元！哈哈哈哈哈哈……蕙娘，蕙娘，你該幫福茂請個老師，人家九叔替我們家賣命賣了一輩子，要對人家好一點。
（遠。）
袁氏：蕙娘，你聽見沒有？我叫你要幫……
陳九：不用了啦！
袁氏：蕙娘！蕙娘！
（突然半空打下一陣霹靂。蕙娘嚇得書都掉了下來。）
袁氏：打雷！怕什麼？夏天打雷，下下雨……
蕙娘：祥雲怎麼還沒回來？祥雲怎麼還沒回來？這麼晚，她說什麼也應該到家了。
袁氏：（笑）又是阿賢？嘿嘿，你的好女兒，該好好管、好好管。
（蕙娘瞪袁氏一眼，快步出門。）
（燈暗。）
（雷聲大作。驟雨聲。）
（側表演區燈亮，蕙娘撐著傘慌張走著。）
蕙娘：祥雲！下大雨別等了，回來吧。阿賢我等就好。
祥雲（聲）：謝謝夫人。
（蕙娘在雨中著急的四處望。）
蕙娘：（發現）誰？出來！誰！
（蕙娘追著人影到側房。收傘，開房門，側房燈亮。）
（喬質捲著頭髮對她傻笑。）
蕙娘：阿質！阿質，你怎麼進門的？
喬質：嘿嘿。
蕙娘：我沒看到你，你怎麼進得來？
喬質：總之呢，我溜回來了。媽，別生氣……
蕙娘：剛解禁第二天就又不回家，我問你，你是要我怎麼罰你你才會牢牢記住？
喬質：我今天認識一個很棒的教授，和他聊得開心就忘了時了……
蕙娘：你開心，你開心！你知不知道你媽媽多擔心！
喬質：別氣嘛！跟你說，教授很喜歡我，說要帶我去南方讀書，讀得好他還要幫我出國留學！
蕙娘：哼，你這麼不規矩誰敢收留你。這次我罰你禁足兩個月，沒話說了吧？
喬質：有，有，有！媽，可不可以改坐監？我自願坐監一禮拜，七天，我一定會好好反省。
蕙娘：十天。
喬質：七天。拜託，媽。
蕙娘：十天，沒第二句話。
喬質：我求你。跟你說實了吧，那個教授只待幾天便回杭州，十天就十天吧，只您要答應放我一天，讓我跟他見一面，不過份吧？
蕙娘：罰就是罰，還能講價？這回你媽鐵下了心，一句話不講，一個情面不給，你！該好好想想自己多大了，怎麼還這麼任性！
喬質：拜託。
（蕙娘走開，又轉身。）
蕙娘：阿質，你說那個教授叫什麼名字？媽幫你謝謝人家。
喬質：誰要告訴你！人家對我可好得很，哪像你，（鬼臉）嘩！
（燈暗。）
（側表演區燈亮。）
祥雲：教授，這邊請。夫人正在打扮，請您稍候。
（兩人此段不斷移動腳步，彷彿在遊覽大宅。）
鄭清：嘩！祥雲，祥雲。真是你！當年你這麼小，成天擔心在廚房會幹一輩子活！瞧你現在，真是苦盡甘來了。
祥雲：甭提，在哪裡幹都是在幹活，一輩子幹不完的活。
鄭清：別這麼說。結婚了嗎？有幾個小孩？
祥雲：我嫁了陳九。
鄭清：（頓）九總管？他還好嗎？
祥雲：一個老頭，耳朵不靈光了。多虧他我才能有今天的地位。不像教授您，
自個兒胼手胝足造出番事業。
鄭清：別誇我，都只是浮名。
（沉默。兩人靜靜走著。）
鄭清：現在院子裡的樹長得好俊！
祥雲：（停步）看那裡，還記得嗎？
鄭清：我的密道。記得，我就是從這裡出去的。那一晚我們一起去看穆柯寨，
也是從這兒出去。我記得那天你燥得發慌，我就叫你妹子，安慰你。我全記得。
（祥雲笑而不語。）
鄭清：妹子，你的日子過得幸福嗎？
（祥雲不語。蕙娘出現。）
祥雲：夫人。（退）
鄭清：蕙娘！
蕙娘：（頓）清……清……
鄭清：我回來了。
（沉默。）
蕙娘：鄭教授？
鄭清：喬夫人！
（笑。）
鄭清：蕙娘，你站著別動。我拿一樣東西給你看。（掏出第一場的書）記得這本書嗎？
蕙娘：嗯。
鄭清：我告訴你，這本書我始終保存得好好的，就是為了今天，拿回來你面前，對你說我是多麼的感激你。你的賞識，你的恩情，要是沒有你，沒有今天的鄭清，蕙娘，請受我一拜。（跪拜）
蕙娘：（恍神）你說什麼？再說一次。
鄭清：我對你說，我是多麼感激你。我回國後定居南方，在杭州大學任教，心上整日惦念著你，卻沒辦法和你聯絡。輾轉得知你招了婿，生了孩子，我很是替你高興……
蕙娘：高興什麼？因為你再也不用回來了？因為你早忘了我們兩年的約？
鄭清：蕙娘，原諒我。當年我逃出去，才發現原來重家勢力這麼大，整個北方都把我當要犯緝拿。好不容易輾轉逃到南方，留了鬍子，換了身份，才買到去東京的船票。在日本求學十年，終於小有所成，那時我只想把自己貢獻給我們國家！給你看。
（鄭清拉開書，原來是一本書冊，卻裂成了兩半。）
鄭清：剛到日本，我語言不通，四處碰壁，每晚就不停翻著這本你親手畫的全部楊家將，看你的筆觸，想念著你，和我們一起看戲的那個春季。直到
有天，和我同住的留學生李叔同一把把它捲過去，撕成兩半，指著我鼻子罵：你！中國就是為了這些愚忠愚孝的楊家將故事，才弄得今天這個下場。你怎麼還讀得下去這種東西！

蕙娘：那也用不著把它撕成兩半啊？
鄭清：你不明白，猛病要用猛藥醫。叔同這番話點醒我。我痛覺我之前說要讀書，不過是不甘心一輩子做一個奴隸的遁詞。我應該要做的事，是要喚醒全中國的人，讓人永遠是人，不要再有任何一個奴存在！
蕙娘：對不起，我著實不懂。你們讀書的為什麼說的話都會讓人糊塗？
鄭清：蕙娘，這些書過去是為你讀的；現在，是為全中國的人而讀。你不止救了我，你救了所有因我而得救的人。（再拿出一本書）這本是我寫的小說，我為了廣大的庶民寫的，送給你。你知道，我的一切都是你賜予我的。
（蕙娘顫抖地接過書去，別過了頭。）
蕙娘：你走吧，你本不應該回來。
鄭清：好。（頓）有件事求你答應。我結識了你的女兒。她，很優秀，我很喜歡她。不，也不單是因爲我喜歡她，更是因爲她是你的女兒，所以我想好好栽培她，我想帶她回杭州讀書，一兩年，有個底了，再依她的意送她到英國美國讀博士。
蕙娘：（苦笑）有必要嗎？
鄭清：當年我們多麼有志難伸！現在我們的夢想交到下一代身上，我們能反過來阻止他們嗎？她在不在？問問她。
蕙娘：她出門玩了。
（祥雲上。）
蕙娘：祥雲，送教授。
鄭清：蕙娘，希望你好好考慮。妹子，這本是我寫的書，《百年孤寂》，送給
祥雲：（接過，翻）教授，別逗啦。我連看帳簿都要一個小廂在旁邊唸白字，
更別說這本全是字的天書！
鄭清：這是為廣大的眾民寫的，所以我用字盡量簡單，詞句也很平易。字不懂
沒關係，還有插畫可看。
祥雲：那我收下了。（看著慧娘的神情，有了個底）祥雲想跟教授說一句話。
當年，你一走了之，乾淨俐落。可你知不知道你走後第二天事發，包括
你和夫人間的私事，全部被揪出來。七八個小丁因此被逐被罰，這都還
小。我的好姐妹珊珊；這名字您有印象嗎？她袒護你，被賣到妓院接一
輩子客；更別說我們夫人，她為你坐了一年的活監。要不是沒人發現你
我關係，恐怕我也要因你毀去一生。你走得不見人，很好；現在你既然
回來了，我要斗膽替那些因你受害的下人問一句，教授，該怎麼辦？
鄭清：不能問我，妹子，該問問罰他們的人。
祥雲：喔？你怪老夫人？要不是你，老夫人也無由罰起。
鄭清：不是人的錯，是那些罪惡的規矩、罪惡的時代。幸虧全是前朝的事了。
祥雲：嗯，教授您要說規矩，正好，我剛剛去帳房巡了一趟，您鄭清的名字還
清清楚楚寫在簿上，您說衙門會不會有興趣知道？您三歲的時候就進了
我們家，簿上清清楚楚寫著，鄭清，光緒八年生，十一年進宅，二十四
年上工，光緒三十三年，逃奴！迄今未歸。
蕙娘：祥雲！
祥雲：（淡）夫人，若您覺得不妥，祥雲收回這些話便是。
蕙娘：算了。來者是客。
祥雲：是。教授，祥雲向您賠不是。祥雲口沒遮攔，不中聽的話您就當屁，卜
一聲突然出現，然後立刻消失，留了個臭氣沖天，還請您多包含包含。
鄭清：（頓）聽著，我該沒記錯，約法人權一章中，早就解放一切舊時代的奴
為良民，所有往日契約因此自然失效。（頓）你不信嗎？可以馬上查書的。
祥雲：不用了，我們小老百姓哪懂什麼法什麼法的？唉，當然是堂堂教授說了算。可是您寫的這書！欸？替廣大的平民寫的？你配嗎？唉呀！
（祥雲將書丟在地上。）
（鄭清憤而離開。）
蕙娘：鄭教授，您說的事作罷吧，我不希望我的女兒變得跟您一樣。
鄭清：我，我真搞不懂你們這群人為什麼永遠，永遠在眷戀過去！（離開）
（燈暗。）
（監所燈亮。）
（喬質不斷在掙扎，鐵門聲，盈月送飯上，喬質正襟危坐。）
喬質：憨丫頭，我們來玩遊戲好不好？
（盈月把飯放下。）
喬質：喂！聽見沒有？
（盈月搖頭，不語，離開。）
（燈暗。）
（監所燈亮。）
（喬質跳來跳去，靈機一動，在門口用腳弄了一條“絆馬索”。）
（鐵門聲，盈月端飯入，被絆倒，跌在地上。）
（喬質連忙制服她，利用手的縫隙拿出鑰匙，解開手銬。）
喬質：憨丫頭，謝啦！不枉我對你這麼好。Good-bye！
（燈暗。）
（持續的叫嚷：質小姐？出來吧！夫人不罰你了。質小姐？出來吧！夫人不罰你了。）
（主表演區燈亮。）
蕙娘：瓶子罐子桌子椅子池子林子全給我翻遍，她既然沒出家門，我不信找不
到她！
（她踱來踱去。祥雲進，迅速在她耳邊耳語。）
蕙娘：對……對……是他，他們……是他……（軟倒進側廂房）
（主表演區燈暗，側表演區燈亮。）
蕙娘：（頓）媽，阿質她……對不起，她走了，不見了。
（蕙娘忍不住哭了出來。）
（袁氏大笑。）
（燈暗。）
第五場

（一九二五到一九五零年的年表緩慢的出現在觀眾眼前。）
（作家桌上的樹變成秋天的模樣。）
（作家目光在遠方失焦，怔怔然坐著。）
（燈暗。）
第六場

（字幕：１９５０年。）
（側表演區燈亮。）
喬質：Come here, Michael!
（頓。）
喬質：Daring? Michael?
麥克：I'm coming.
（麥克上，拿著相機猛拍。喬質引他遊覽著荒廢的庭園。）
喬質：It should have been more beautiful. This place! There used to be a row of willows around the lake... now all is gone...
麥克：I can imagine that.
（頓。）
麥克：Any feelings after leaving for such a long time?
喬質：（苦笑）Let hurry to go. Dare them hold a wedding on such a time. Can we leave today?
麥克：We are allowed to stay for two more days.
喬質：It won't do any good to stay longer.
（燈暗。）
（側廂房燈亮。）
（祥雲替蘭仙比著嫁裳。）
祥雲：你瞧瞧，衣服多合身。我就說，雖然嫁衣是當年質夫人的，我可是有自信換你穿一樣行。看！跟訂作的一樣。
（蘭仙搖頭。）
祥雲：福茂！不是叫你外頭看看啥沒弄好的再巡一遍嗎？你不能看，看了不吉
利的。（頓）去啊！

福茂：蘭仙，你好美。（下）

祥雲：我跟你說，福茂啊，我們陳家唯一的小孩就交給你們喬家啦，我不管他，也管不到他。以後你要打要罵，都當假的手打他、罵他，甭跟我客氣。

（頓。）

祥雲：他這人什麼都好，就是老實，換句話說，古板！你那對美國爹美國娘，一定不歡喜他，你得要處處替他擔著些。知不知道？

（頓。）

祥雲：照照鏡，漂亮嗎？瞧你滿意的！

（喬質麥克進。）

麥克：Look! Our pretty girl! Come. Let your daddy take a close look at you.

（蘭仙顯得有點慌。）

祥雲：老爺夫人早啊。蘭仙要招贅婿啦，我幫她打點衣服。現在外頭打仗，一時買不到新衣裳，就拿舊的用。質夫人，記得嗎？這件是你的衣裳，以前預備下的。

喬質：She said this dress should have been mine.

麥克：Joey, we shall re-hold our own Chinese wedding, how I wish to see you in such a dress.

祥雲：好啦！我忙別的啦，蘭仙，記得，衣服收好，別弄髒。

（蘭仙搖頭，祥雲下。）

麥克：（拿相機給質）Take a picture for us.

（麥克一手搭在蘭仙肩上，蘭仙顯得十分緊張。）

喬質：Ready? 蘭仙，笑一下。
（閃光燈。蘭仙突然慌得哭了。跑走。）

喬質：寶貝？你怎麼啦？Michael！

麥克：Go, go to see her. I’m fine.

（喬質離開，麥克沉重地在思考。）

（燈暗。）

（主廂房燈亮。收音機放著京劇＜坐宮＞，蕙娘斜倚在椅上聽著。）

（蘭仙跑入。直挺挺衝入蕙娘懷抱。）

蕙娘：怎麼了？別急啊，別急，奶奶在，奶奶在。（頻，遞上手巾）給你，擦擦眼淚。

（蕙娘摟著她，蘭仙被安撫了，兩人靜靜聽著廣播。）

蕙娘：要聽奶奶說這齣戲的故事嗎？

（蘭仙搖頭。兩人沉默聽著。）

（蘭仙向蕙娘耳語。）

蕙娘：（笑）不行，不行。那一台這麼重，帶不走的。（蘭仙慢慢地走到留聲機，即作家的樹邊，輕撫著它）蘭仙，害怕嗎？

（蘭仙搖頭。）

蕙娘：奶奶學會了很多段，奶奶可以唱給你聽。以後你想聽，奶奶就唱。把眼睛閉起來。是不是和在家一樣？可是我們現在已經走囉，走的好遠好遠……這裡鐵鏡公主要出來了囉，看到沒有？兩個婢女，她踩蹺，手裡拿著剛出生的阿哥……

（蘭仙點頭。）

蕙娘：（隨著留聲機唱起來）＜西皮搖板＞芍藥開牡丹放花紅一片，豔陽天春光好百鳥聲喧。我本當與駙馬消遣遊玩，呀！怎奈他終日裡愁鎖眉尖（逗弄蘭仙，）駙馬，咱家來了。

（蘭仙笑得開心。）
蕙娘：咱家來了。
（倉質出現，只敢遠遠望著他們。）
蕙娘：你來啦？倉在那做什？
倉質：我不打擾你們了。
蕙娘：要走啊？走吧。走吧。
倉質：不要激我，想念我和我說一聲，我會留下來的。
蕙娘：不用麻煩了。
（沉默。）
倉質：好，待會見。（走）
蕙娘：等一下。蘭仙，把機器關掉。（顧）你有一個好女兒。麥先生在哪裡？
我想見見他。
倉質：他姓葉。
蕙娘：原來是葉質啊。我還以爲要改叫你倉質了。
倉質：我真不想跟你說話，倉夫人。
蕙娘：（顧，點頭）葉夫人！
倉質：我姓什麼又怎麼樣？姓倉就比較光栱嗎？老實告訴你一句你不愛聽的話
，出了草橋村，出了北京、出了中國，你以爲誰還在乎你姓倉不姓倉？
誰還記著河北倉家？誰還會記得倉氏企業？啊？倒閉十年的倉氏企業！
蕙娘：好了！（顧）不論你怎樣想，沒人記得也沒關係，這裡是你的家。阿質
，歡迎回來。（顧）你出去吧。
倉質：蘭仙，過來，媽抱抱。（蘭仙不動）過來啊？
蕙娘：別難為她。
倉質：她是我女兒！
蕙娘：她是我孫女！
倉質：她是我女兒！
蕙娘：這裡是中國！是北京！是草橋村第一大戶，喬家的宅子！不是你的三籬市！
（沉默。）

喬質：我明白了。自始至終你都瞧不起我，我真是自個兒來貼您的冷屁股。婚禮過後我和Michael帶兩個小朋友馬上走。希望您留在這幸福美滿，無病無痛！God bless you！（走）保重。有很多話，很多事，抱歉，你永遠遠遠聽不到了。
（沉默。）

蕙娘：嚇著了嗎，蘭仙？你要做新娘了呀。（頓）我們不該一直待在裡頭，該出去了。
（蘭仙鬆開絆著蕙娘緊緊的手。）

蕙娘：轉個圈，我看看。好美的娃！來，奶奶給你個小東西。（她把自己戴在頭上三場的項鍊拆下，繫在蘭仙頭上）（頓）和我年輕的時候好像……
（蘭仙給了她一個燦爛的微笑。）
（燈暗。）
（側表演區燈亮。）
（祥雲、喬質、福茂搬著東西。祥雲走在前頭，福茂跟著。）

祥雲：怎麼突然這麼急？日子不能亂改，不吉利啊、不吉利啊！質夫人，跟你說，我不是迷信，可是這是我兒子的終身大事，總要慎重些。（頓）好好好，我知道你們洋人不信這些。

喬質：北京快撐不下去了，晚一天就多一分危險。

祥雲：也就是說，人民解放軍要來了嗎？哈哈，哈哈。

喬質：定要後天也可以，我們先離開，安全之後我保證好好替他們完婚。

祥雲：不行！哪有這種事！衣服試都試好了，難道穿著嫁衣逃難嗎？（頓）福茂，你說呢？
福茂：我不逃，我和蘭仙說過了，她也不逃。
祥雲：傻瓜！（頹）質夫人，算啦，你也聽見，大夥都不逃了。你就單帶老夫人到安全的地方吧。謝謝你和麥老爺跑這一趟。其實啊，共產黨也沒什麼不好，鬼子我們都捱過了。
喬質：她可能不走。
祥雲：這樣的啊，這樣的啊。難怪，前幾天我們還說到觀音菩薩。（對福茂）
廟裡供的觀音你知道嗎？平常別看它裝成塊木頭，不聞不問的，真大禍臨頭了就會顯靈。好慈悲喲！好慈悲喲！
（三人走入主表演區。麥克正在樓梯上拆著虛幻的匾額。蕙娘坐著看著他。）
喬質：Michael? What are you doing! Get down! I need to talk to you.
祥雲：老夫人，這種活我們來就行。福茂，上去。
麥克：It’s fine with me. (頹) Thanks anyway.
祥雲：您……您是在拆匾嗎？那個大匾？
蕙娘：就是它。人都要走了，留著也沒用。
祥雲：您要走？
喬質：你要走？（頹，叫）Michael! Get down here right now please! I need to talk to you!
麥克：Just a moment.
蕙娘：（頹）我，就和我的孫女孫女婿到南方玩玩。世界大，喬家小，我不要一輩子都待在同一個地方。我以爲我只要待在這，你們知道我待在這，就會一個個回來，找我。可是我老了，等不及，我應該自個去找你們。
（頹）祥雲，宅子就交給你了。等我們回來。
祥雲：老夫人放心。
喬質：你要去找他嗎？（頹）你知道他是誰吧？（頹）他也等不及了……
蕙娘：（強烈的苦笑）哈哈哈哈……不找！不找！不找！
喬質：（叫）喬夫人！
（沉默。）
麥克：Take it.
（福茂祥雲在下面接過了虛幻的匾，放在地上。麥克慢慢爬下來，收梯子。喬質立刻把他拉到旁邊私語。）
祥雲：這……不好帶走哇。得分個十塊八塊的才放得下。福茂，拿錐子。
蕙娘：不帶走。去挖個洞，埋起來。還有我們喬家的碗，喬家的筷，喬家的書信，帶不走的，全包起來在院子裡埋了。
祥雲：老夫人，嘉慶的古董呢。
蕙娘：那就看誰能把它們挖出來吧。以後誰知道誰會住進這房子？說不定早沒人知道這裡住過一戶人姓喬了。到時候就算這匾被他挖出來，也要油紙沒破，木頭沒爛，就算上面的字全部清清楚楚完好如初，他也要看得出這四個字裡頭有個姓氏在。就算他看得出有個姓，還要他猜猜，喬木繁盛，喬木繁盛，這家人到底姓喬還是姓盛！
（沉默。）
喬質：So what?
祥雲：福茂，去挖洞。
福茂：媽，我們到底要不要走？
祥雲：老夫人說什麼你沒聽見嗎？去挖洞，埋古董！
（福茂下。）
喬質：Innocent flies.
麥克：Romantic tradition.
喬質：Michael, please!
（兩人下。）
（祥雲從櫃子裡拿出剪好的大紅“囍”字。）
祥雲：（貼）吱吱喳喳、吱吱喳喳。阿質就是不懂規矩，長幾歲都一樣，只長腦不長智慧。（頓）老夫人，您把背挪挪，我要在這正中央貼個一張。
（頓）老夫人？
（祥雲試探。）
祥雲：噫，睡著了。
（燈暗。）
（鑼鼓聲。）
（叫嚷聲：一拜！兩拜！三拜！喝合歡酒。（頓）好，現在你們是夫妻了。）
（鑼鼓聲。）
麥克：Take a picture, all right?
喬質：大家站成一列，我們拍照片。
（主表演區燈亮。喬家一行人站成一列。）
（麥克將照相機交給某男。）
麥克：Push this bottom. Right here... okay?
（麥克回列。）
喬質：大家對著鏡頭笑。
福茂：（對蘭仙）你別哭了......
蕙娘：奶奶抱著你，奶奶哼歌給你聽......
（言語聲中，閃光燈亮。燈暗。）
（主表演區燈亮。喬家一行人正要離開。）
福茂：媽，我走了。
祥雲：福茂，以後你就姓喬了，知道嗎？媽不在你身邊，好好照顧自己，還有蘭仙。（頓）福茂，你真的長的好大了。你看，媽比你矮這麼多......
福茂：我很快就回來。（頓）媽。媽！（抱）
祥雲：去吧！乖。
（福茂領著蘭仙離開。再來是麥克一家人。）
祥雲：嗯……保重。
麥克：保重。
祥雲：你會說中國話？
麥克：Not much. 一點點。
（蘭仙突然笑出來。）
麥克：Oh! My dear! Come to your Daddy.
（麥克擁抱蘭仙，在她額上輕吻了一下。）
麥克：蘭仙。蘭仙。（指）Daddy. （指）蘭仙。
（蘭仙似乎說了些話）
麥克：What did you say?
齋質：Hurry to go.
麥克：Maybe we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later? Let’s go.
（麥克帶著蘭仙離開。齋質走到祥雲邊對她耳語。）
祥雲：誰說的？胡說，空口說白話。
（齋質再問。）
祥雲：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可小了，怎麼會知道這種事？你問別人去吧。
（齋質和蕙娘兩目相交一會，無奈的離開。）
（輪到蕙娘，她凝視著祥雲，什麼話也沒有說。然後她突然在她耳邊說了一句話。）
（祥雲點頭。）
（她露出非哭非笑的表情，緊握著祥雲的手，拍拍。一回頭，卻流出兩行淚來。走。）
（祥雲目送他們走遠。離別的感傷還殘存它最後的威力，她陷入回憶不能自拔。她關了大門，加上栓。轉回頭，感受著整個大宅，露出滿意的笑容。）
（燈暗。）
（夢幻般的海浪聲。）
（主表演區燈亮。顧娘處在一個奇異的空間中。年約的珊瑚上。）
珊瑚：小姐，那家伙又送條子來了。今晚演的是金沙灘。聽說打來打去的，好精采。
蕙娘：金沙灘？金沙灘死了楊家將一門英烈，還有＜托兆碰碑＞、＜大破天門＞、＜探母＞、＜五台山＞、＜雁門關＞……
珊瑚：今年北京最熱鬧了，金少山、張伯駒、雪豔琴、楊小樓領著一票人唱全本楊家將，轟動北京城，一位難求啊。一演就演上個把月。啊，小姐，他又送條子來了。今晚是＜捧印＞。雪剛融，地怪溼滑的，走密道的時候小心別摔倒了。
蕙娘：現在不流行看戲了。我買了個機器，自己就會唱出聲來，我們不用偷溜去看戲了，我也多學了好幾個唱段，哪天遇見你，我們定要好好給她兜上一齣＜鳳還巢＞！只是我老了，不知道扮起來還好不好看……
珊瑚：又來了。換了個崑曲班子。今天演＜西廂記＞。（唱，佳期＜十二紅＞）小姐小姐多丰采，君瑞君瑞濟川才，一雙才貌世無雙，堪愛，愛他們兩意和諧。一個半推半就，一個又驚又愛，一個嬌羞滿面，一個春意滿懷……
蕙娘：西廂西廂，你老愛唱紅娘，逗我開心。唉！現在的西廂不時興唱全本了，都只到草橋送別，也好！後頭的大團圓真是狗尾續貂……
珊瑚：（低聲）小姐，別鬧，想留就留他下來吧。珊瑚替您看著。
蕙娘：張君瑞巧做東床婿……崔鶻鶻待月西廂記。
（汽笛聲。）
蕙娘：別走！我派人到魯大黑那找你，他們說你被賣到湖南。我派人去湖南打聽，他們說你又到了閩東。你記得大宅的路嗎？我一直在裡頭等著你，
你們，等不到，我只好自己來找。福建……和台灣近，說不定我會在路上碰見你。要是碰見了，可千萬要認出我來，我積下一輩子的話，只有你，只有你能聽。都過去了！可是，珊瑚，你知道，我好想你！

（燈暗。）

麥克：We are slowing down. Look! Taiwan’s over there. Formosa!

喬質：我們到了。

（燈亮，喬家一行人擠在人群中。）

（一個大搖晃，各乘客紛紛起身。喬蕙娘剛起身就聽見人群中有人叫她。）

盈月：……這位老太太，這位老太太，請問你姓喬嗎？

蕙娘：（激動的回身）珊瑚！

盈月：喬夫人！是我。盈月啊！盈月啊！

喬質：（插過來）笨蛋？笨蛋！你怎麼在這？

盈月：聰明蛋！你怎麼在這？

喬質：笨蛋！我要抱你……

盈月：聰明蛋！

（蕙娘一個人默默走遠，慢慢燈暗，只有聚光燈打在她身上。）

（她繼續走著。）

（燈再亮，幽暗地出整個舞台〔即是作家所在的客廳〕。蕙娘剛好繞了一個圓場，看起來像是從門走進來。）

蕙娘：（看）台灣……台灣嗎？（苦笑）

（她越走越累，終於停了下來，坐在作者旁邊。倚著他的肩膀，睡著了。）

（燈暗。）
第七場

（一九五零到一九七五年的年表緩慢的出現在觀眾眼前。）
（作家桌上的樹入了冬天。）
（作家閉上眼睛，似乎入定了。）
（燈暗。）
第八場

（字幕：1 9 7 5。）
（側表演區燈亮。）
國勝：你看！噴火龍。
（國勝吐著氣，遇上冷冷的天就變成了白霧。）
心眉：哼！是噴火豬。
國勝：罵我豬？噴你喔！
（國勝對著心眉哈氣，逗得她發窘。）
心眉：走遠點，好臭。
國勝：有味道嗎？沒可能，我出門才刷過牙的。
心眉：騙你的啦。
（沉默走著。）
國勝：心情不好？
心眉：嗯，沒睡飽。
國勝：工作太累了嗎？
心眉：昨天家裡出了點事。（頓）國勝國勝，你都不在公司做了，幹嘛每天跑這麼遠來送我下班，明明我自己走一下子就到了。
國勝：嘻！還不叫喔。我有帶禮物給你。看！
（他拿出一個大同寶寶。）
心眉：（笑）嘩！從哪裡弄來的？（拿過來看）
國勝：（唱）大同大同服務好。我買了一台冰箱，當然是貴公司的囉！送我這個。
（頓）就知道你一定會高興。
心眉：當然，每天弄得要死自己連一個都沒有。不過這個不是我做的，我在每
個存錢罐上面都故意用指甲摳了一下，這個上面沒有。
國勝：你不早跟我說！沒關係，下個月發薪水我再買台電視機！
心眉：多存點錢啦你。來！還你！以後每次薪水都不准亂花，要乖乖餵我們的大同寶寶，知不知道？
國勝：才不要勒！我還要買電暖爐、電鍋、音響、冷氣機……
心眉：喂！
國勝：……買到老闆送我一隻被摳過的大同寶寶，嘿嘿，那就是最好的結婚禮物啦！
心眉：剩下的路我自己走。再見！（走）
國勝：（叫）心眉！快辭職吧，我養你！
（燈暗。）
（主表演區燈亮。）
福茂：（看著許多寫滿字的便條紙）沒辦法。真的沒辦法……（他搖頭）
（沉默。）
福茂：他們要多少我們就給多少，雖然沒錢動手術，總可以讓她待在醫院裡。
　　總之，過得了一天算一天吧。（頓）你爸爸那邊怎麼樣？
（蘭仙搖頭。）
福茂：他知不知道狀況？
（蘭仙大力搖頭。）
福茂：（站）我現在跟他說！
（蘭仙憤然擋在他面前，福茂顫然坐下。）
福茂：那只有問問看心眉可不可以沖沖喜，有筆聘金總是能幫上些忙……
（蘭仙沉默。）
福茂：你不要。你要這個，你不要那個，你要這個，你不要那個，可是現在不行！我們一定要弄到一大筆錢，不然你奶奶就沒救了。（頓）都算過
了，怎麼省吃儉用都沒辦法。你叫我上哪弄錢？買愛國獎券？（頓）你那什麼表情？你說話啊你說話啊你說話啊。你完全不幫我。那是你的奶奶！不是我的。

（沉默。）

福茂：操。

（沉默。）

（蘭仙比手勢打電話。）

福茂：我寧願賣房子賣地也不再操他媽的電話給她。

蘭仙：打電話！

福茂：不打！

（蘭仙氣，不語。）

福茂：氣，還氣？沒有用！氣給誰看啊？你要誰來可憐我們？

（心眉上。）

心眉：爸……

福茂：回來啦？

心眉：你們在吵什麼？

（沉默。）

心眉：祖奶奶怎麼樣了？

福茂：回房間去！沒你的事。

（心眉下。）

（沉默。）

（蘭仙起身要打電話。她翻找電話號碼。）

福茂：我把電話號碼丢了。

（蘭仙繼續翻找。）

福茂：都丟了、撕爛了。找什麼找？
（蘭仙展示找到的名片。福茂顧然。）
福茂：操他媽的美國人。我操。我操。
（蘭仙打電話。心眉上。）
心眉：爸，這是我存的一點錢，你拿去用。
（福茂愣，收下，點錢。）
心眉：（坐在爸爸身旁）祖奶奶是什麼病？
福茂：這點錢沒有用，拿走。
心眉：要多少錢？我跟國勝借借看？
福茂：他是你什麼人？他為什麼要借錢給你？我們家再落魄，也還沒到跪下
來，（叫）求人！的地步。
（他瞪著蘭仙，直到她掛上電話。）
福茂：怎麼樣？
（蘭仙搖頭。沉默。）
心眉：爸，如果是聘金呢？
（燈暗。）
（作家區燈亮。醫生幫作家檢查身體，麥克則在旁照料著他。此場作家扮演蔥
娘，但我在本場的舞台指示中仍以作家的角色名取代蔥娘。）
（蘭仙上。）
麥克：她睡得好熟。好像不那麼難過了。
（蘭仙抓住麥克的手。）
麥克：小事一樁。我在家也沒事做。
蘭仙：Daddy……（吞吐）
麥克：我知道了。我和醫生談過。
醫生：老先生的英文很好，怎麼學的？
麥克：我五十歲以前不會講中文。
醫生：這樣啊。你原來是外國人？（頓）改天再找你說English，不然我那對寶貝一放假回來我就慘了；他們的英文跟放鞭炮一樣。（像是硬湊的英文）The patient’s condition keeps worsening. She needs an immediate operation. Or I would suggest you give up the medical treatment. It’s far beyond your budget to afford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麥克：Thanks . I appreciate……

醫生：Nice to meet you. 老太太九十八了，人瑞啊！不容易。（下）

（蘭仙行禮。）

麥克：缺錢嗎？

（蘭仙搖頭。）

（沉默。）

麥克：和你媽剛結婚那幾年，好窮，比現在還慘。我們和朋友合租一層公寓，一直工作，賺到的錢拿去買書、和生活，一點剩的錢都沒有。那時候中國喬家生意很好，他們透過管道不斷希望能給我們一些救濟，但你媽都拒絕了。接著你媽懷了你，沒錢生產，公寓裡什麼都沒有，沒辦法，大家找了唸護理的同學，一齊幫你媽生你。我們弄了好久，麻藥早退了，但你媽很勇敢，從頭到尾叫都沒叫一聲，直到你出生。我們聽見你哭，高興得大吼大叫，抱在一起哭。我們把你取名為Celina，翻成中文是莎莉拉，最幸福的人的意思，哈，你是我們的永遠的天使。可是問題一樣在，我們沒錢養你。你媽找到了喬家的人，低頭拜託他們把你帶回中國。（頓）說完了。（頓）你不是被我們遺棄的孩子。你擁了所有的愛，在美國你的父母的愛，和在中國你的家族的愛。

蘭仙：Daddy……

麥克：說出來。
蘭仙：Daddy！（哭）對不起……
麥克：你不要再不說話了。有什麼話就說、大聲說，尤其是對你喜歡的人。
（頓）你的奶奶要死了。對不起，Daddy幫不上什麼忙。（懷中拿出一個信封袋，走）我走了。
蘭仙：Da……（頓，叫）Daddy！留下來！
（麥克揮揮手走遠。）
（蘭仙發現信封袋。）
（蘭仙緊抱著作家哭。）
（作家輕拍著蘭仙的背，不時發出輕咳。）
（燈暗。）
（主表演區燈亮。國勝幫心眉搬東西。福茂坐在椅子上發愣。）
國勝：好，最後一箱。
心眉：你的車會不會放不下？
國勝：可以。我們走吧。
心眉：等一下。爸，我和國勝搬東西過去。你要吃什麼幫你買回來？
福茂：早點回來啊。
心眉：你要吃什麼？
福茂：不吃。（頓）國勝！過來！
國勝：好。（把東西擱著）
福茂：好好對心眉，知不知道？
心眉：爸！
福茂：行了！我沒有嫁妝給你，要你繼續用這些破爛東西，我……（頓）你們去吧！
心眉：說什麼嫁妝嘛，又還沒……
福茂：（吼）走開！快走！
(沉默。)
國勝：伯父放心，我會好好照顧心眉的，買最好的東西給她，逗她開心，我一定會讓她比過去更幸福……
（福茂突然一拳揍上國勝。）
心眉：啊！
（沉默。）
福茂：你們走！你們快走！
（心眉扶著國勝默默離開。）
（福茂氣憤得不能自己，渾身顫抖，似哭非哭。他痛苦地對屋子裡的固定物發出攻擊，傳出碰！碰！的敲打聲。）
（燈暗。）
（敲打聲仍在，忽被一陣强烈的咳嗽聲壓過。）
（作家區燈亮。作家強烈而連續的咳嗽。）
（蘭仙握緊了作家的手。）
蘭仙：（＜坐宮＞，西皮慢板）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讒蛇難困在沙灘。想當年雙龍會一場血戰，（轉二六）只殺得血成河屍骨堆山。只殺得楊家將東逃西散……
（咳嗽聲不停斷，她越唱越急，越唱越急。最後眼淚幾乎要直接噴出來。）
（燈暗。）
（沉默。）
（作家區燈亮。）
（醫生診察完，剛轉身離開，福茂木然的面對作家。）
福茂：好了。我們帶奶奶回去。
（蘭仙猛搖頭，把蕙娘在上一場幫她戴上的項鍊由脖子上扯下來，跑過去塞給
醫生。)
蘭仙：求求你！這是古董，很值錢的！
福茂：做什麼！回來！（拉）操！給我過來！
蘭仙：醫生！求求你！
（一陣拉扯，醫生掙脫蘭仙逃跑。）
（沉默。）
蘭仙：我們換家醫院。
福茂：走吧。
蘭仙：我們換家醫院。賣了它，一定行的。
福茂：走！來不及了你聽到沒有？來！不，及！了！
（他們推著作家坐著那張有輪子的椅子，移動，看起來就像輪椅一樣。）
蘭仙：我們可不可以帶奶奶回去？
福茂：我們是要回家。
蘭仙：不是這個家……
福茂：不行。
（福茂突然停下腳步。）
（蘭仙疑問地看著他。）
福茂：其實，有個地方，雖然不是……蘭仙，我們去，帶奶奶去，好不好？
蘭仙：哪裡？
（火車聲。一格一格的燈影飛快從他們身上略過。）
福茂：合歡山。他們說台灣幾個地方會下雪……
（他們到達側表演區。山上的燈光。下雪了。）
（蘭仙感動得緊縮起來，不停撥弄著雪。）
蘭仙：奶奶，你看！這是什麼？我們回家了！我們回家了！高興嗎？高不高興？
福茂：（對著天空大叫）我是福茂！……我是福茂啊……
蘭仙：（端起一捧雪給作家）你看看。
（作家顫然倒下，正落在蘭仙懷裡。本來高興莫名的夫妻倆人都愣住了，怔怔瞪著作家。雪依然在下著。）
（燈暗。）
（主表演區燈亮。國勝和心眉拿寫著喬質兩大字的牌子在尋人。他們肩上都別了孝。）
心眉：奶奶？喬質奶奶？
（喬質上。）
喬質：心眉？
國勝：奶奶，您好，我是國勝……
心眉：他是我先生。
喬質：How do you do?（打斷）Sorry,我中文說得不好。
心眉：沒關係。
（三人默默走著。）
喬質：中國人，辦喪事不哭嗎？
心眉：祖奶奶是全壽，所以我們反而不能哭，哭了對祖奶奶不好。
喬質：嗯。心眉，What do you do?你現在在做什麼？
心眉：我在大同公司上班。
喬質：大同公司？
國勝：（唱）大同大同服務好，大同產品最可靠……
心眉：國勝，你有帶大同寶寶嗎？送我奶奶一個。
國勝：有，在包包裡。
心眉：（拿、遞）奶奶，這個送你。這個娃娃在台灣很紅，我們大同是全台灣最大的電器公司！
喬質：台灣最大的電器公司？What a big electric equipment company!
If my granddaughter were brought up in my place, she should have been got a doctor’s degree in MIT now……

心眉：MIT！國勝，你看，就說我們公司很出名吧！連奶奶都知道。

（燈暗。）

（主表演區燈亮。）

（一盞聚光燈打在牆上許多人像中最老的一個上，喬質對著這盞相片持香祭拜。）

（行禮過。她對著相片，望著。）

喬質：（頓）Hi, Mom…

（福茂和蘭仙兩翼上來，持香行禮。）

（心眉和國勝兩翼上來，持香行禮。）

（越來越多黑衣人站滿兩翼上香。最後麥克出現行禮。）

麥克：Joey, 最近好嗎？

喬質：Here you are.

麥克：你終於回來了。

喬質：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麥克：還是老樣子。

喬質：Excuse me,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麥克：算了。我走了。

喬質：Wait. I am not “coming back”. S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do you think this place is?

（麥克隱沒在眾人之間。）

（娃娃的哭聲。）

喬質：What is this?什麼聲音？

心眉：（離開）我和國勝的小孩。還不足月呢。（頓）寶寶怎麼了，一直哭……
(國勝離開。)
(福茂、蘭仙離開。)

麥克：Come here. Come to see your grand-grandchild.

喬質：No.

(麥克離開。)

喬質：Such a small baby…… Is it a boy or a girl? Does it have a name? What’s its name? (頓) Besides, what’s his family name? Is it (頓) “喬”?

(燈暗。)
第九場

（上場燈暗時同時作家區燈亮。）
（作家桌上的樹已消失不見。）
作家：It's a girl.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號生，水瓶座。她不姓喬了。她
和她爸爸姓，姓林。（頓）她的名字（笑）不能再蕙質蘭心。我還沒想好要幫
她取什麼名字。

（一九七五到二零零零年的年表緩慢的出現在觀眾眼前。）
接下來的故事不再重要。熟悉一個人，就會疏遠一個人；離開一個地
方，就會到另一個地方；一個人剛死，就已經有另一個人等著被生下。
（頓。）
一九七九年，麥克過世，享年七十八。
一九八零年代，喬在佛裡里達去世，正確年份不詳。
一九九五年，喬福茂和喬蘭仙終於回到北京去找她們念念不望的大宅
門。只是彎彎曲曲的路全變了，再也找不著：姓喬的永遠離開了喬家。
同年，喬福茂過世，享年七十九。
西元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四號，我的二十五歲生日，也是我曾曾祖母的
一百二十五歲忌日。現在，我即將寫完這個劇本的最後一場。
（頓。）
（強烈）他們從我身上取走的，我終於全部要了回來。
（頓。）
我喜愛的作家鄭清的小說＜百年孤寂＞（笑）裡說：過去消失在現在
裡，不再有人記得，而等著我們的未來，將再度遺忘掉現在。
（冗長的沉默。）
我的故事還沒說完。
（燈暗。）
第十場

（字幕：給我永遠的孩子。）

（字幕：２０２５。）

（燈亮。作家首度消失在舞台上。她的位置坐著最小的蕙娘，她扮演杜麗娘。）

（一切動作和化妝全如親曲＜牡丹亭・驚夢＞，除了場地是在蔣家客廳。）

（飾鄭清者扮演機夢梅上。）

飾鄭清者：＜山桃紅＞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閒尋遍。在幽閨自憐。姐姐，和你那答兒講話去。

飾蕙娘者：哪裡去？

（燈暗。）

（全劇終。）